



引用格式:赵祥云. 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探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6): 78-85.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6.010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6-0078-08

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探究

On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Pearl S. Buck'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uihu Zhuan*

赵祥云

ZHAO Xianguyun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赛珍珠的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英译《水浒传》呈现出译者个人的鲜明特点。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感, 成为其译者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异化翻译是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主导性翻译策略。赛珍珠内化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 形成了独特的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 力图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赛珍珠对《水浒传》回目、成语、句式、詈辞、谦辞等方面的翻译就是采用了这一策略。但在遇到语言文化障碍时, 译者也会诉诸归化翻译策略。赛珍珠中西文化经历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感倾向共同促成其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 并在翻译中充分张扬其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

赛珍珠;
《水浒传》;
惯习;
异化;
归化

[收稿日期] 2021-09-07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BYY026); 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YJS2021KC11);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0A88003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YY034; 20BYY035); 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1-2021-2030); 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2018BSJJ084)

[作者简介] 赵祥云(1979—), 男, 河南省漯河市人, 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话语体系翻译、典籍翻译、非遗翻译。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是了解宋元时期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百科全书。美国著名作家和译者赛珍珠(Pearl S. Buck)首次将《水浒传》(七十回本)全译成英文(以下简称“赛译《水浒传》”),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于赛译《水浒传》,历来褒贬不一。有学者批评了赛译《水浒传》中的误译现象,如鲁迅在1933年3月24日给姚克的信中对其书名翻译问题进行了批评^[1],钱歌川^[2]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中探讨了赛译《水浒传》中的误译现象,钟明国^[3]认为赛译《水浒传》构建了一种扭曲的、被明显贬低的中国形象。也有学者为赛珍珠的翻译进行辩护,如马红军^[4]论证了赛珍珠“误译”的合理性;张志强等^[5-6]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出发,指出赛译《水浒传》对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当代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还有研究者采用描写翻译研究范式,不进行褒贬分明的价值判断,而是分析赛译《水浒传》中的各种现象,或针对以往研究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例如,钟再强^[7]通过分析赛译《水浒传》研究史上的几次重要评价,指出研究者应该抛弃偏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公允地评价该译本;唐艳芳^[8]指出,赛译《水浒传》研究应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并重视基于文本研究的理论探索。近年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倡导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翻译学的兴起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范式,凸显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行为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基于赛译《水浒传》的文本分析,探讨赛珍珠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以期对赛译《水浒传》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赛珍珠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一个场域由附

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9]17}。由此可见,惯习是社会学理论中着力强调的一个概念,它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9]19}。根据这一理论,译者作为特定社会场域的行动者,与场域内其他行动主体和客体产生各种复杂的关系。译者在内化场域内各种社会关系之后产生新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成为制定新的行动策略的原则基础。这为研究赛珍珠的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赛译《水浒传》的独特性体现了译者惯习对译者行为及其翻译策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赛译《水浒传》体现的是一种“异化伦理”,一种对异质文化的尊重,赛氏的翻译目的是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向西方传递中国语言文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赛珍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40年,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经典文学、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社会是以“忠”“孝”“仁”“爱”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宗法观念提倡“忠”“孝”。忠实、忠诚成为儒家传统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价值评判标准。这种强大的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了社会成员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制约着翻译者的职业规范^[10]。中国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儒家文化的重要指归是实现“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11]141}。正如董琬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伦理思想对赛珍珠翻译的影响是多维

的,汉语文学、文化的浸润使得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能运用于文学和翻译实践中^[12]。

2. 赛珍珠的写作风格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赛珍珠创作的《大地》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现状,也借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用贴近中国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为英语语言注入了新的词汇,并达到一种文学陌生化效果。赛珍珠创作的成功说明了西方世界对赛珍珠写作和语言风格的认同,这对赛珍珠坚定自己的语言风格起到很大作用,并对赛珍珠的翻译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赛珍珠是以文学创作起家的,在翻译《水浒传》时其文学创作已成就斐然,文学创作的成功激励着她将创作语言风格贯穿于整个翻译行为之中。因此,赛译《水浒传》透射出赛珍珠对言意关系的独特视角,其译文语言与创作语言一样与众不同,带着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水浒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国语言文化,彰显着人物百象和市井百态,可谓“言中有象,象中有意”。赛珍珠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翻译中采取了异化为主的策略,尽量保留原文语言的形象性。

3. 赛珍珠的文化态度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赛珍珠独特的翻译思想反映出其文化态度,以及其对当时不平等文化现状的忧思与反抗。有学者指出,对中西两方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使赛珍珠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平等的观念促进两个世界的和谐交流与发展,这种文化态度推动了她的翻译和创作,促使她以此为途径去努力达成两种文化的和谐共存,而她的译作《水浒传》更深刻体现了这种文化态度^[13]。赛珍珠的一生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形成了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离散文化身份。同时,赛珍珠的“文化混血儿”身份赋予其超越于两种文化之上的视角与洞察力,

使其能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的立场出发,探索两种文化的互补性,并为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发挥更大的作用^{[6]103-106}。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时期的文化都以微妙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之中,对于《水浒传》的翻译,是要体现北宋时期的语言特色,还是用当下语言取而代之呢?不同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赛珍珠看重的是前者,因此她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注重汉语表达方式的移植。就其效果而论,赛译《水浒传》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异化/陌生化翻译策略是以源语语言文化为取向的,但在某些维度上也表现出超出源语和目的语之外的混杂性。这种杂糅性既体现于语言形式上,也不乏文化上的表征,从而使赛译《水浒传》在可接受的前提下,将原文的新异性尽情“撒播”到英语世界,完成了引领英语读者对中国语言文化及其文学样式的一次“朝圣”之旅^{[6]142}。

二、赛译《水浒传》的异化翻译策略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9]170}。赛珍珠内化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成了独特的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力图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下文将从回目翻译、成语翻译、句式翻译、詈辞翻译、谦辞翻译等方面分析赛珍珠的异化策略在《水浒传》翻译中的运用。

1. 赛译《水浒传》中的回目翻译

《水浒传》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回目都是以对偶句式出现的。章回体小说的回目形式工整,内容浓缩,对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赛译《水浒传》却做到紧贴原文,成功再现章回体小说的回目特征。

[例1]原文: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14]10}。

赛译:Wang The Chief Instructor goes secret-

ly to Yien An Fu. The Nine Dragoned makes a mighty turmoil at the Village of the Shih Family^{[15]17}.

例1中的回目结构为“称号+谓词+场所”,赛译《水浒传》从字数和形式上都与原文比较贴近,再现原文对偶句的表达效果。再如,第二回的“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14]23}译作“Shih Chin escapes by night from Hua Ying. Captain Lu kills the bully of Kuangsi with his fists”^{[15]47},第三回的“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14]31}译作“The lord Chao repairs the temple to the Wen Ch’u god. Lu the priest makes a mighty turmoil on The Five Crested Mountain”^{[15]65}。赛珍珠在整部《水浒传》(七十回)的回目翻译中都尽力再现原著特征。《水浒传》原文的回目对仗工整,提纲挈领;赛珍珠的译文紧贴原文,展现了原作的形神之美。

2. 赛译《水浒传》中的成语翻译

四字成语是中国语言的精华,有很强的表现力,但也是汉译英中的一个难题。如果采取意译策略,原文成语语言的形象性就会流失,而赛氏的译文通过保留原文形式,再现汉语成语的原汁原味。

[例2]原文: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乐,听见武松叫这一声,惊得屁滚尿流*……^{[14]212}

赛译:Now that Hsi Men Ch’ing was at that very moment upstairs with the woman seeking happiness and when he heard this shout from Wu Sung, he was so frightened that his wind burst from him and his water came out of him …^{[15]447}

“屁滚尿流”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惊慌失措的状态,表现出西门庆听到武松叫声后的惊惧之状。如果采取归化翻译,将会失去成语原文语言的生动性。赛珍珠深谙汉语中四字成语的

表达力,且热爱中国语言文化,其文化倾向和个人情感决定其翻译目的与策略,因此她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将原文的人物情状栩栩如生地再现给英语世界,给目标语读者带去陌生化的效果。

[例3]原文:朱仝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14]428}

赛译:Chu T’ung answered humbly, “It is but to show forth a little of my loyal heart, and why need so small a thing even pass one’s teeth?”^{[15]494}

“何足挂齿”意为“不值一提”“小事一桩”等,赛珍珠放弃流畅地道的归化译法,保留原文的措辞形式,将其译作“why need so small a thing even pass one’s teeth”。类似的译法还有将“面如土色”^{[14]116}译作“turn the color of clay”^{[15]247}等。这些翻译都体现了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赛珍珠的翻译策略的影响,坚定了她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信念。

3. 赛译《水浒传》中的句式翻译

尽管汉英两种语言在表层结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赛珍珠仍尽量使译文贴近原文,再现原文的句式特征。

[例4]原文: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无故相扰,此恩难报。”^{[14]15}

赛译:The old lord then said, “in our village we have no good food to give you, but pray do not blame us for this.” Wang Ching stood up and thanked him, saying, “We humble ones, mother and son, we come without any reason and eat your food; such grace as this is hard to repay”^{[15]17}.

例4中对“无甚相待,休得见怪”和“小人

* 文中所举例子的原文与译文下画线均为笔者所加。

子母无故相扰,此恩难报”的翻译,译者没有采用简洁流畅的英语代替中文表达形式,而是采用具有明显汉语语言特征的句式来翻译。显然,译者是出于对原文的尊重,将汉语的表达方式移植到英语中来,向西方世界再现了宋元时期的中国语言特点。

4. 赛译《水浒传》中的詈辞翻译

《水浒传》虽成书于明,但宋元两代是该书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间汉语詈辞(粗话)数量激增。《水浒传》脱胎于民间口头文学,该书富含宋元时期的各种詈辞,成为研究宋元乃至明清时期汉语口语风格的活化石之一^{[6]170}。对于这种语言形式,赛珍珠依然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

[例5]原文:阎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双眼,却是琉璃葫芦儿一般!……”^{[14]163}

赛译:But the woman cursed him, saying, “Let your mother pass her dog’s wind! I have two eyes that are keen as crystal…”^{[15]188}

赛氏对詈辞俗语的翻译也体现出再现的翻译伦理。比如,“放你娘狗屁”相当于英语中的“shit”或“nonsense”,但赛珍珠没有采用归化的翻译形式,而是采用了更贴近原文的“pass one’s wind”。由于“pass one’s wind”在英语中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不像汉语中的“放屁”具有骂人的人际功能,所以赛珍珠的译法引起了绝大多数中国读者的强烈抗议^{[11]128}。全文多次出现“放屁”一词,赛珍珠几乎全部照此译出,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将源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风俗再现给西方读者。且从文化传真角度而言,俗词应当俗译,忠实再现原作风格。相反,轻描淡写的意译或改写则是对原作的不负责任。赛珍珠的异化翻译本着对原作和译文读者负责的态度,有益于增进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

5. 赛译《水浒传》中的谦辞翻译

《水浒传》中运用了大量的敬语谦辞,赛珍

珠的译文也同样努力再现原文风貌,颇为精彩。

[例6]原文: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14]374}

赛译:Then the priest asked Shih Hsiu in an even, polite voice, “Sir, where is your noble village, your honored home? What is your high name, your revered surname?”^{[15]799}

原文中的“贵乡”和“高姓大名”都被照直译出,这种译法可能会给人以怪异的感觉,但赛珍珠自有道理,她正是要通过这种翻译将中国语言文化的“异”的因子带给西方读者。在处理敬语谦辞形式的翻译时,赛珍珠大都大胆保留了原文语言的形式,如将“老身”译作“old body”,将“小人”译作“humble one”等,让译文读者认识到古代汉语的语言表达风格。

三、赛译《水浒传》中被遮蔽的归化翻译策略

皮埃尔·布迪厄等认为,“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像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9]19}。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总是认真观察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从而不断调整个人的行动策略。由此可见,译者总是在审时度势,充分了解翻译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不断调整翻译策略。在赛译《水浒传》中,异化翻译是主导性翻译策略。但是在遇到语言文化障碍时,译者也会诉诸归化翻译策略,如赛珍珠将“干娘”和“太岁”分别译成“foster-mother”和“fierce devil”^{[5]47},显然是进行了归化处理。

1. 赛译《水浒传》的文化调适策略

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增加了跨文化翻译的难度,像《水浒传》这样蕴含深厚中国文化的鸿篇巨制,翻译成英文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调适。至于译者在翻译时如何调适,译者惯习对翻译

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以《水浒传》书名翻译为例,目前共有四个英语全译本,分别是赛珍珠译本 *All Men Are Brothers* (1933), 杰克逊译本 *The Water Margin* (1963/1979), 沙博里译本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 (1980), 以及登特杨译本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 (1994—2002)。比较四个译本,赛珍珠的译本 *All Men Are Brothers*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取自《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具有浓重的中国文化气息,而其他三个译本都在围绕原著书名做文章。赛珍珠的书名翻译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最著名的是鲁迅的评论,“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1]。但必须看到赛珍珠的良苦用心和文化态度。正如陈静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话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思想渊源,可以说是兼容了中西文化的结果^[16]。

2. 赛译《水浒传》的文化置换策略

虽然赛译《水浒传》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译得很“直”,赛珍珠自己也一直声称要努力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但也不难发现赛氏所采用的文化置换策略。所谓文化置换,是指译者有意识地用目的语文化概念来置换源语中的文化概念。细读赛译《水浒传》,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如将“和尚”“行者”都译为“priest”,这显然是赛氏有意为之,但这与她一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是相悖的。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化置换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取悦读者还是另有目的?孙建成指出,如果赛译的真正动机是传播中国文化,那么她在直译中的“误译”就是障人眼目,像王佐良所说的严复那样,是一种“糖衣”的招徕术,她是要用“incarnation”“priest”之类的糖衣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和兴趣^[11]^[137]。我们当然希望赛珍珠对中国文化抱有赤诚之心,文化置换策略只是引起读者兴趣的小把戏。

四、对赛译《水浒传》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惯习既作为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而以感情心理系统呈现出来,又同时主动外在化而影响生活和行动过程,并不断再生产和创造新的社会结构^[17]。赛珍珠的中西文化经历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情感倾向共同促成其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并在翻译中充分张扬其译者主体性。

1. 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时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向西方世界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语言和文化,因此,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其行为意向是再现原作的语言文化。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一个美国人要将中国小说译成英文,通常会选择归化策略,而赛珍珠却特立独行,她将再现源语语言文化作为基本准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文化。赛珍珠在《水浒传》译序中的一段话是对她的翻译伦理的最好诠释:“事实上,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并无学术上的兴趣。我只是对原著的奇妙故事及其奇妙的讲述方式感兴趣,此外没有别的目的。我尽可能地直译,因为在我看来,汉语的语言风格最适合这部作品,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尽可能使译文非常接近汉语。我想让不懂汉语的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梦幻般地觉得他们是在阅读原著。”^[15]^v。

1928—1933年,赛珍珠历时五年完成了《水浒传》的翻译。当时中国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失去了话语权。在东方主义的西方叙事话语中,腐朽和衰落成了中国社会的代名词。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了解和同情,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想将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输出绝非易事。赛珍珠能够选取中国文学典籍向西方世界翻译与传播,并主动选择以

汉语为基础的语言形式进行翻译,实在难能可贵。

出于自身的翻译目的和文化态度,赛氏选择了“过直”的翻译策略,也因此招来许多学者的诟病,但赛译《水浒传》在日益多元化的翻译场域中,却能够独树一帜,从而在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接受效果来看,赛译《水浒传》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功。孙建成等曾通过调查指出,就传播而言,赛珍珠的译本 *All Men Are Brothers* 自 1933 年在美英同时出版以来,已先后四次再版(1937、1948、1952、1957)^{[18][52]}。因此,从效果反观译者行为,赛氏的确更了解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故而用其独特甚至过激的翻译风格再现原作。

2. 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

周领顺曾指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一是围绕狭义上的译者身份、职责和语言性翻译行为的研究;二是围绕广义上的译者社会角色、译者社会性及其行为社会化的研究;三是围绕译者行为的研究^{[19][22]}。据此,对于赛珍珠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需要将上述几方面结合起来,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周领顺提出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是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有益尝试。他指出,译者总是在“求真”和“务实”之间保持理想的平衡,既要保持翻译的根本,又要努力实现翻译的社会功能^{[19][87]}。事实上,“求真-务实”连续统也就是“异化-归化”连续统,译者应在翻译策略连续统中寻求一种平衡关系。

赛译《水浒传》是中外翻译史上的独特案例,其最大特点就是译者在翻译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根据周领顺的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反观赛珍珠的主体性,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赛译《水浒传》是否做到了求真?是否做到了务实?求真与务实之间是否有恰当的过渡?例如,赛氏将“问道”译作

“asked, saying”,将“江湖”译作“by river and lake”,将“好汉”译作“good fellow”,将“走一遭”译作“go the once”等^[20],这种译法独树一帜,塑造了译者特有的风格,展现了译者的主体性。那么,赛珍珠这种翻译风格是否可以复制?外国读者除感到新奇外,真的会喜欢这种译文吗?赛译《水浒传》能够真正有效地传播语言文化吗?赛珍珠的翻译是否超出了译者主体性的限度?……其实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类似的问题,但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从语言形式上看,将“心里想”译作“think in the heart”已经打破了英语规范,如果一个译本中重复出现类似翻译,译本的接受度必然受到影响。再如赛译《水浒传》中的有意误译现象,将“和尚”“行者”译为“priest”,等于将原文中的佛教话语改为基督教话语,无论如何辩解,译者都已经超出了主体性的限度,导致了过度翻译。因此,我们应当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赛珍珠翻译现象,既要承认其合理性贡献,也要剖析其翻译中的自由主义倾向。

五、结语

可见,赛珍珠的惯习对其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任何译本都带有译者个人的审美、认知和伦理倾向,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也呈现出译者个人的鲜明特点。纵览赛译《水浒传》,译者对“保留原文的差异”的追求贯穿译文始终,彰显出译者驾驭语言、文化的能力。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感,成为赛氏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惯习促使她在翻译中尽量保留原著的差异特征,向西方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语言文化。历史不断发展,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应当秉持历史和辩证的观点。我们必须肯定赛译《水浒传》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做出的贡献,其独特

译风是中外翻译史上的亮丽风景;同时也要正视赛译本中的误译现象,并报之以宽容的翻译批评态度。我们应当从赛译《水浒传》翻译中汲取营养,在异化策略与归化策略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应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探索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衔接的话语构建路径。我们可以从赛译《水浒传》中寻找合理因素,研究新形势下典籍英译中的译者惯习、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助力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郭英剑. 赛珍珠评论集[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4.
- [2] 钱歌川. 翻译的基本知识[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10-12.
- [3] 钟明国. 赛珍珠《水浒传》译本评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4):60.
- [4] 马红军. 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3):122.
- [5] 张志强. 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赛珍珠《水浒传》译本[J]. 中国翻译, 2010(2):44.
- [6] 唐艳芳.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7] 钟再强. 试析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研究史上的几次重要评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12):49.
- [8] 唐艳芳. 关于近年赛译《水浒传》研究的反思[J]. 外语研究, 2009(2):77.
- [9]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0] 涂兵兰. 中西翻译伦理差异之比较[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68.
- [11] 孙建成. 《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2] 董琇. 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翻译的影响[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103.
- [13] 张静. 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赛珍珠个案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2):51.
- [14] 施耐庵. 水浒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5] BUCK P S. All men are brothers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1933.
- [16] 陈静. 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188.
- [17] 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3.
- [18] 孙建成, 温秀颖, 王俊义. 从《水浒传》英译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5):52.
- [19]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20] 李林波. 差异, 对翻译意味着什么?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6):65.